

[文章编号] 1003—4684(2019)03-0116-05

弥补文化研究断层,再现古代唯美灵魂

——评刘显波教授专著《唐代家具研究》

季 芳, 孟壮壮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家具首先是立足于实用的世俗形式,但同时又承载着超越世俗的精神。哲学思想、美的追求、文人意趣等赋予了古代家具丰富的内涵。《唐代家具研究》一书通过对家具实物资料的详实展示,对其风格、审美、文化的深彻阐释,将唐代家具的真实面貌,审美风尚与雄心,以及重要的借鉴价值呈现在世人面前。展示着家具文化在一个转折与交汇的时代丰美的历史印记、高境界的造物理念与水准。弥补了家具断代研究的相对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承前启后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唐代家具; 遗存; 文化; 审美

[中图分类号] G256.4

[文献标识码] A

美从生活中来,艺术因实践而诞生。相对于浩瀚典籍中抽象的美学思想,可触可感的历代造物遗迹更能呈现历史与文化真切的存在。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实事求是,对原始遗物、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是研究得以真正前进的基础,是分析论证、思想更新最为科学的起点、必经的环节。

中国古典家具立足于历代现实生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它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以其独特的精神特质、风格神韵,体现着中华文明强大的原创力与开拓性,参与营造着国人精神的秩序。

在我国家具文化研究史上,相对于宋代之后,唐代部分因家具实物的欠缺等原因,一直以来成为一段相对的空白。相比唐代文明总体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产生的深远影响,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的家具领域的研究显得薄弱而不能相称。

2017 年 12 月底,著名家具收藏家、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刘显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熊隽历经多年的调查走访、探寻收集,并历时五年完成了国内第一部研究专著——《唐代家具研究》。这一著作以田野调查为客观依据,将目前传世的珍贵实物、考古发现、图像资料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并将文字记载中所有与唐代家具有关的部分

纳入其中。在还原唐代家具整体面貌的基础上,从现象、形制的考察出发,揭示唐代家具类型、功能、文化背景,建构出了还原历史、全面系统的唐代家具体系。同时,“器”与“道”并重,从器物本身出发关联中国审美文化,超越了以往的研究。

1 专业领域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因文化遗产的相对稳定性,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历史悠久、流衍明晰。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家具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早期收藏家喜好中国家具,第一本专论中国家具的著作是法国人奥迪隆·洛克在 1922 年出版的《中国家具》,内收图版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从北京故宫抢劫的明清家具珍品。1944 年,杨耀先生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合作,出版了第一部有关中式家具发展史的著作《中国花梨家具图考》,随后美国人安思远出版《中国家具》。此外,从发展史的角度做出研究的有胡文彦 1988 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家具》、1995 年出版的《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李宗山 2001 年出版的《中国家具史图说》,2010 年出版的杨森的《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等。以上成果部分涵盖了唐代家具的内容,不过,作为通史性的研究,有关唐代部分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展。

[收稿日期] 2018—03—10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8Y064)

[第一作者] 季 芳(1972—),女,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实践美学,艺术美学

[通信作者] 孟壮壮(1993—),男,安徽淮北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

在家具断代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世襄先生著有《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建立了中国明式家具的研究体系。1995年田家青出版《清代家具》,2010年邵晓峰出版《中国宋代家具》。以上研究在资料文献、方法体系、审美规律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奠定了研究的基础,为唐代家具断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期基础与参照。

对于唐代部分,正如刘显波教授在《唐代家具研究》中所言:一直以来,战国至西汉家具研究为显学,由于当时流行的木椁墓葬制,给墓葬中的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提供了较好的保存环境,存在大量第一手实物资料;明清去今未远,尚有大量实体文物流传于世。而东汉至宋元的家具因时代久远,有机质文物难以长久保存,而且东汉以后,在我国长期流行的砖室墓葬制透气透水,导致地下埋藏的有机质文物朽坏,很少有完整发现。这段历史时期内家具史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图绘与文字资料,深入下去具有极大的难度,学术界至今少有学者敢于涉足。^{[1]5}虽然唐代家具研究存在诸多困难,但中国史学研究向来有“左图右史”的优良传统,加之古代丰富的美术、史料遗存,以及近现代以来大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均为唐代家具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可能性。^{[1]2}

著作从新石器时代的家具遗存开始,追溯了唐代以前家具发展简史,厘清传统家具发展的类型与体系,确定了唐代家具的历史传承、位置与创新。唐代为中国著名盛世,家具海纳百川、集前人之精华,形成了丰富、完善的类别:坐卧具、坐具、承具、皮具、屏障具、架具。既是箱板式低坐家具的最后高峰,又为框架式高坐家具的先驱,引领了中国其后一千多年的家具发展方向。著作以充分可靠的实证材料为主体,体现了唐代家具的类型特质、承前启后的历程,在此基础之上追溯探讨唐代家具的工艺技术、唐代家具与文化的关联,形象生动地论述了工艺与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弥补了中国家具断代史研究的空白,成为唐代工艺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作为收藏家,刘教授在长期的家具收藏与研究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对于家具体系中的实物、图片资料具有更为直观与精深的了解。著作中除38万字的文字部分外,搜集实物图片与历史图片资料500多张,均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作为深具美术根柢的研究者,因以敦煌壁画、考古出土的墓室壁画为代表的原始家具图像大多破损漫漶、变色褪色,刘教授通过多方对比验证,在深刻理解原始图像面貌的基础上,以扎实的绘画根基,用传统墨汁、毛笔将涉及家具的图案全手绘还原,共绘制图稿235幅,抢救性地保留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

形象再现了唐代家具的真切形态,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里程碑式的史料与图示。

同时,作为艺术设计研究方向的专家,刘教授以深厚的学术积淀,在著作中对唐代家具的设计、造型、制作、装饰、流衍,以及与历史文艺的关系等方面做出透彻深入的论证,客观清晰,有遗存疑。在这部著作中,我们见到唐代家具自然美、技术美、人文之美的融合,如何吸取外来家具式样与技法的精髓、吸收建筑木构方法精髓,汇通熔炼,在保留本民族“天人合一”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升华设计技巧、内涵品质,实现造物的丰富与创新。通过实物资料、图像资料,绘制线图全方位的立体呈现,对家具在大唐社会生活中使用情况作出综合分析,勾勒出不同生活场景、技艺水准的实态。

关于唐代家具研究,在此著作问世之前,相关研究的重镇在日本。历史上,大量由中国传去的唐代家具,以及由日本工匠照此仿制的家具保留在日本古都奈良的名寺东大寺的正仓院中。这些被日本视为国宝的家具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与唐代文化关系密切,但是日本本国学者对这批家具的研究注重对其本身的微观分析,而对其历史文化遗产的探讨少有涉及。而《唐代家具研究》一书,从实物资料、古代文献资料的验证出发,将隋唐五代时期的图像资料、国内考古出土的唐代家具实物与正仓院“唐式”家具进行对比,图文并茂、复证立论,全面清晰地揭示出二者的传承关系。而对其中部分与同时代家具有区别的类型,则以实例审慎地比较呈现。着重唐代家具的源流与影响发散的路径,填补研究的地域断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做出客观科学的深层次探讨。这一跨地域研究,为唐代家具研究版图架上了承续的桥梁。

中国人对造物、文艺、美学的探讨,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苦思冥想,而是身体力行,与实践、与生活密切相连。《唐代家具研究》通过对历史遗留的客观记录,将家具实物作为搜集、研究的主体,体现了客观实证在研究中的核心作用。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唐代家具设计制作的观念,挖掘出设计背后深层次的造物动机、造型法则、艺术美学规律,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实现了该领域不可替代、切实可靠的创新。

2 家具遗存与历史文化相沟通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2]也是恒新恒异的创造。^[3]中国古代伟大的设计成就和中华历史文明的博大精深密不可分,是民族哲学思想、历史观、生活体验的产物,其美学思想达到的高度直接反应在古代造物成就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

部分。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及文化载体,中国古典家具以独特的风格特征与精神内涵彪辉于世界艺术史册,映射着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教养、审美情感,折射着中华主流思想文化的光芒。“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家具都在其中产生过既深刻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它因为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是人类造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人类的生存空间,贯通雅与俗、神与人、朴素与雕饰、典礼与日常……它脱胎于文化的母体,外化、呈现着相应的哲学观念与审美需求。因此,家具既是一个时代的技术产物,又是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体现。”^[1]

《唐代家具研究》一书将图像、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补充,立体验证、探讨唐代家具形成与发展的状态。著作应用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一段的正史资料、宗教文献、敦煌地区出土的社会经济文献、唐代传奇、志怪小说、诗赋文集,将其中涉及家具类型、陈设、运用等内容加以综合考证,从更为丰富的立体视角分析、开掘家具与历史文化的深刻关联,推进了家具史研究的深度。

首先,揭示了唐代家具的演变与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的关联。

唐代之前,中国人习惯席地跪坐与踞坐,居室中多为低矮家具。唐代为新旧生活习惯与新旧家具体式相并而行的时期,即从低坐家具向高坐家具过渡的划时代转变时期。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中高坐的风俗开始在民间流行,在书中诸多佛教图像资料中可清楚地见到这一意识形态与习俗行止的渐变与影响。佛教的汇入与道家思想融合,中华文艺中的“意境”追求由此诞生,^[4]在家具这一造“形”的艺术中,由以往浑朴古拙的道家精神,向着体现优雅高华的韵致神采过渡。

同时,大唐盛世社会繁荣、稳定,八方来朝,唐人更是务实、自信而兼容,随着西域地区各民族与中原交流的频繁,西亚、中亚地区盘足而坐、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向中原地区缓慢而持久地渗透。胡床、筌蹄等极具西域风情的家具从社会上层开始在各个阶层流行,使中国家具的尺度逐渐升高。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建筑技术的发展,唐代的室内空间较以往有所增高,进一步推动了高坐家具的流行与普及。这一时期高低家具并行不悖、丰富陈杂,形成一个时期家具陈设的特色与风采。

其次,揭示了唐代家具的发展与审美风尚、艺术精神的关联。

唐代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为中国历史上开放、

上升的时代,呈现着积极进取、乐观豪迈的时代风尚。中国人的居室,尤其是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历来追求居室文化气息与艺术氛围,以彰显居住者的精神气质与品格修养,并成为礼仪教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在这一富强、博大与包容的时代,这一追求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家具设计、陈设与制作中。家具的设计体现着唐代社会所推崇的雄浑、大气、高雅的美,成为大唐雄风的展现。经济的繁荣让大型的土木营建得以展开,建筑技术的发展,大木作梁架的构造经验被移植到家具的制作上,榫卯结构与金属钉片结合,家具的式样更为丰富,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异国习俗的融入汉文化,外来的新颖实用的家具样式被汉民族仿制、改造,逐渐汉化并走向各地。此外,家具装饰艺术也推陈出新,如髹饰、彩绘、宝装、染色等等,让家具更显美观欢乐、圆润华美、富丽堂皇。正如著作中所陈述描绘的,这一时期的家具就如那个大气磅礴的时代,海纳百川,家具传统的自身流衍与中外文化的交汇融合,具有儒、释、道各家精神之神采,从纵与横两个方面综合体现着文化史所呈现的恢弘与生动。

再次,揭示了唐代家具的发展与文化溯源、文化传播的关联。

与唐代文化一样,唐代家具承前启后、吞吐四方,具有强大的辐射的张力与聚力。从著作中可见,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木质家具,经由商周青铜家具、春秋战国两汉漆器家具,从魏晋唐宋低坐、高坐家具到明清硬木家具,中国家具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与恒久的魅力。

唐代家具“由汉代以来的箱式坐榻为中心向四足分明的框架式椅凳、桌案为中心过渡,为宋代以后高坐家具的发展奠定了构造和陈设体式上的基石。”^[1]³这一重大转折,对后世元明清的家具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作为疆域辽阔、国力雄厚的时代,唐代家具也极大地影响了周边国家与民族的家具文化。据敦煌壁画与考古发现显示,唐代流行的壶门式高桌、坐墩、屏风等家具样式在当时的吐蕃、西域等地被广泛应用,与中原家具式样基本一致。可见唐代家具在受到外来影响的同时,也积极改造、输出。此外,当时的日本、新罗、渤海等国家和地区曾极为推崇唐代文化,通过学习和贸易获取唐代的家具实物乃至技艺,唐代家具由此向东北亚流传,对其家具文化产生着直接而持久的影响。从日本正仓院所藏家具可见,其仿制改造的家具具有显著的唐代形制遗风,同时也呈现着日本民族特有的严谨、精致与规范,而相比之下唐代实物另具有大气、随意、飘逸的风格。可见,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既

有流传更新的持久生命力,又具有时代与地域不可仿制不可磨灭的内在神韵。

从家具与文化现象、文化传承的关联中,著作展示着家具设计成就、历史发展深远而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一文化发生、承续与传播的规则对推动当代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家具形态与诗赋、绘画结合昭示唯美灵魂

在天人合一的总体精神格局之中,中国文化呈现着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和谐。^[5]家具器物的内在意蕴来自相关哲学、美学、民俗、生态学等综合的影响,蕴涵着高度的匠意智慧、人文气质。既是人格心灵的物化,又是高尚情趣的寄托,其中弥散于整体生存空间的含蓄而深刻的气场,为每一个靠近它们的人带来精神上的感染与共鸣,感受到中华文明唯美灵魂悠远而深沉的召唤。

在《唐代家具研究》一书中,家具是静穆的关照,它们具有协调优美的造型、巧夺天工的工艺、坚致和悦的质感;同时它们又是飞腾的生命,体现着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韵外之致。就家具本身的美感而言,著作在介绍家具的形制、比例、尺度、虚实、对比、呼应,功能、装饰等技术元素的同时,时刻体现出美的规律的制约与对美感的体察,从文与质、形与神、用与心等各方面充分展示唐代家具兼收并蓄、自由清新、厚重华美的格调与神韵。

不止如此,为全方位动态地昭示唐代家具唯美风姿,著作另一尤为可贵之处是能立足中国文化中审美呈现的立体与综合,将与家具有关的诗歌、绘画、辞赋相印证、相沟通、交相辉映。在西方,各个艺术门类之间往往存在着清晰的界限。而中国的艺术则正好相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词歌赋、书画造物之间并无鸿沟,高超的艺术家常在各个门类之间跨越,来去自如。中国的家具既是生活的载体,也是心灵体验的寄托,对各色家具的描述不断地出现在其他各类视觉艺术与文字艺术之中。著作从这一特色出发,让不同的文化遗存相互印证、相互渲染,在与诗画的相遇、点化中,静默无言的家具所承载的唐人生活点滴、真情实感、悲欢企盼呼之欲出,诗境与画境宣示着家具中寄寓的情意,与实景实物相互彰显,顾盼生辉,更显风情万种、仪态万方。

“赤花双簾珊瑚床,盘龙斗帐琥珀光。”(唐·李欣《郑樱桃歌》)

“双花伏兔画屏风,四子盘龙擎斗帐。”(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

“红珠斗帐樱桃熟,金尾屏风孔雀闲。”(唐·温

庭筠《偶游》)^{[1]246}

床榻作为唐代日常生活起居的中心,斗帐的设置必不可少。在著作对于屏障类家具中的帐具作出介绍说明时,除在线描图中以敦煌壁画坐帐图例作为展示外,更是引用了唐诗当中对这一家具璀璨华丽、亲切感人的抒写,从立体的视域活色生香地还原当年场景,直观地表现出唐代贵族日常生活的丰美情态。

从著作贯穿全篇的互文启迪之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唐代家具并非死去的标本,而是一尊尊活了一千多年的温暖生命。它们构成了家庭这个安全、稳定、诗意的栖居之地。

“堂门策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

“夜久更阑月欲斜,绣障玲珑掩绮罗。为报侍娘浑擎却,从他骝马见青娥。”(敦煌变文《下女夫词》)^{[1]247}

喜庆的洞房之中,锦被秀榻、屏风掩映,一应俱全。清风明月透过绣障,忽隐忽现,影影绰绰。新婚夜半的私语,郎情妾意的温馨,人生之美妙与器物之典雅凝聚为永志难忘的氛围,渗入灵魂深处。

除去或宽整大方、或美轮美奂的大型家具,另有工艺精美的小型家具与装饰锦上添花。著作的第五章,集中介绍唐代家具的工艺技术,随着工具的革新与进步,构造阴阳互抱、巧夺天工。装饰工艺涉及涂装、镶嵌、雕刻、染织、书法与绘画,洋洋洒洒地展现着唐代家具别出心裁、综合各色文化的宏阔与奇美。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也间接触及着盛唐时代华贵的家具装饰之一:金筐宝钿镶嵌工艺。“瑟瑟”为一种西域传来的碧色宝石,为当时十分昂贵的舶来品,是宝钿工艺中罕见奢华的材料。因用材过于靡费,中晚唐时代唐文宗下令“以金筐瑟瑟宝钿者,悉宜停造。”^{[1]328}和象牙席等用具一般,此种宝石镶嵌的器物从此停留在世人的想象中,成为追摩那一顶级盛世的绝响。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秋夕》)“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诗歌是写意的生活,而所有的意象之中,家具是最为贴近人生的代表。它们也贯穿在诸多古老的典籍和故事之中,有情有义地丰富着中国古典艺术的历史画廊,共同营造着令人沉醉的中华人文天地。

家具首先是立足于实用的世俗形式,但同时又承载着超越世俗的精神。那个荣耀的时代,挥洒着霓裳羽衣、留恋于巴山夜雨,也孕育出灿烂的家具文

明。哲思的规范、美的追求、文人意趣等赋予了古代家具丰赡的内涵,记录着先辈们自强不息的探索。刘显波、熊隽两位作者的著作以唐代为中心,将唐代家具的真实面貌、审美风尚与进取雄心,以及重要的借鉴价值呈现在世人面前。呈现着家具文化在一个转折与交汇的时代真实的历史知识与印记,突破了简单化、概念化的分析,对家具的风格、审美、文化做出了准确的阐释。同时,就如著作中所展现的,中国各类传统艺术既卓然独立,又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造化的精灵,是高境界唯美心灵的张扬与凝聚。

近几十年来,中国广袤的地域一度成为外国设计的试验场,更出现了诸多不尽人意的极端功利主义作品,粗陋乏味,体现着文化断层的缺憾、照搬西方的尴尬。

当今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新的丝绸之路开掘与重建,中国再次迎来一个传承文明与引进西方相结合的时代。传统家具融入现代生活,“新古典主义”、“新中式家具”的探索与创建再次成为设计主题。与唐代相比,当今世界与中国已有诸多改变,但

对于现代中国家具设计而言,我们的学者、设计师只有首先深深地了解这种文明、弥补断层,潜心学习、研究优秀古典文化,才能承前启后,切合时代的需求,真正制作出魅力恒久、清新如昨、具有中国气质与灵魂的设计作品,再造中国设计的辉煌,再领世界风骚。

[参 考 文 献]

[1] 刘显波,熊隽.唐代家具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5.

[3] 蒋孔阳.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135.

[4]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8.

[5] 季芳.从生态实践到生态审美——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8.

To Bridge the Gap in Cultural Research and Reproduce the Ancient Aesthetic Soul

—A Review of Professor Liu Xianbo’s monograph "Study on Furni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JI Fang, MENG Zhuangzhuang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Furniture is firs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ecular form, but at the same time bearing the spirit beyond the secular.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e pursuit of beauty, literati interest, and so on, gave the ancient furniture rich connotation. The book of "Study of Furniture in Tang Dynasty" presents, by means of an elaborate illustration of the physical information of the furniture of Tang dynasty, and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tyle, aesthetic taste and culture. It shows the rich historical mark of furniture culture and the high level of creation concept and furniture production, which is of valuable reference with literature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furniture of Tang dynasty; remains; culture; aesthetic

[责任编辑:裴 琴]